

第十一段 松翠濤為花乞命 桂月香入廟焚香

梅雪香自得蘭氏偽書，心甚不樂，欲再為求凰計，且自忖曰：「昔日與蘭氏定親，原係父母之命，無論妍媸亦聽之而已。今蘭氏已別字他人，我欲再說親事必須才貌雙絕，這合盃杯決不與俗人共飲，雖我父母亦不能強我所不欲。前日見銷魂院桂蕊，頗稱我意，祇是流落青樓，怎好告我父母？然如此美人，我終是割捨不下。欲再往院中一會，奈無數十金；欲再向嶮谷說，又難啟齒，真是天臺劉院再去無因。」自是，雪香思念桂蕊之心愈摯。

一日，悶坐無聊獨步郊外。因思此去銷魂院不遠，曷到彼處打探桂蕊消息。遂信步走到院前，小廝是認得的，笑迎曰：「梅老爺來了，請到裏面。」雪香曰：「今有事羈身，不得到你院中，你家桂姑娘好否？」小廝曰：「桂姑娘自老爺們去後病了些時，前日病略好了。遇著一位老爺，將言語調戲他，他搶白那老爺幾句，那老爺恨恨而去捏詞告到縣裏。縣太爺要羞辱桂姑娘，出了拘票。公差日日在院中要桂姑娘去。用了好些錢，買動公差寬限十日，這兩天差人纔沒有來。欲尋個門路向太爺求情，一來沒好門路，二來這太爺的情輕易不好求。恐怕十日期限已過，難免不出醜公堂哩。」雪香聽完這話，肝膽俱裂，對小廝曰：「今日不到院中，改日來罷。」一路行時且行且思，歎曰：「我這樣多情美人，忽遭凌辱，我梅雪香不能救他，如之何哉？」又行一會，卻想到這縣令係松老伯為大夫時所取門生，與翠濤兄有世誼。不如央翠濤關說或者可以無恙。」

遂急走到松家，進快雪亭。松見雪香至，起身迎之曰：「雪香今日何氣象愁慘如此？」雪香告以桂蕊之事。松曰：「深可憫惜。」雪香曰：「翠濤你何不救之？」松曰：「我何能救？」雪香曰：「你與縣宰有世誼，若作書為花乞命決無不允，祇怕你不肯援手耳。」松曰：「倘書去不允，奈何？」雪香曰：「盡人事以聽之。」松乃作書為桂蕊請，其略云：

弟負性疏狂，原不以聲色介意，但花月場中偶然游戲，亦可娛目騁懷。前逢上巳，欲為尋春之舉，而章臺柳色半屬虛名，歌舞當筵絕無當意。惟女校書桂某豐致殊佳，可稱群香翼北，遂與盡一日歡刻。下聞徐娘因事牽引就鞠，琴堂將有月缺花殘之恨。其一切顛末，自當教法治之，非弟所敢與聞。祇念此輩蘋花無力，祇好隨波，而葵藿有心，終思向日。偶苦海之沉淪，亦仁人所宜憫。明公澤及草木，易施格外恩，使彼得沾餘惠也。昔錢穆父刺常州，宴客將答一妓，妓哀請。錢雲得座上歐陽永叔一詞當貸汝。歐公為賦一闕，遂釋之。弟雖非永叔，而公則今之穆父也。請為小詞為花請命，詞曰：

燕子樓頭玩賞，莫愁湖裏盤桓。緬想蒨歡多少事，別愁先自難寬。底事令人驚也，當門忽聽鋤蘭。楊柳輕憐兩重，海棠嬌畏風寒。一片相思休不得，曲衷都附毫端。寄語河陽賢宰，莫教枝上花殘。

調寄《何滿子》

書上邑宰，宰復紮云：

足下欲看河陽春色，弟當高立彩旛，密護金鈴，決不使花枝狼藉也。

自是邑宰召訟桂蕊者，諭以酒地花場不可失足，而置桂蕊於不問。桂乃頓解愁腸，而究不知有松紮為之關說也。

一日，向紫姑廟燒香還願，廊下坐有二客，宛似幕友。桂蕊從廊下過，二人正談此事。其一曰：「若不是松翠濤講情，那妓難免不出醜。」其一曰：「松翠濤書紮寫得甚好。」桂蕊停步再欲聽之。二人看見桂蕊淡妝素服，豐姿絕世，遂凝眸不語。桂蕊見二人著意看己，也就走了。一時來看桂蕊者甚多，群相訝云：「不知是誰家女郎如此美好，蓋因桂蕊不輕見客，人多不認得他故也。」桂見觀者甚眾，急忙燒香而去。因到延秋館，坐定自思曰：「我祇道前日的事，是縣主開恩。今聽那二人說，原來是松翠濤講情。這松翠濤是今春上已來過的，其時同來者有梅雪香、竹嶮谷、柳曲江四人，俱屬多情惟梅郎用情獨深。我所留意者，祇在梅郎。不意松翠濤乃有如此大恩，若不圖報，算不得我桂月香也。」遂將此事原由告知鴛兒，鴛兒亦喜。桂蕊曰：「前上巳時是松、竹、梅、柳四人同來，諒松為我講情，竹、梅、柳三人亦必與聞，得一個來問個明白也好。」遂謂小廝曰：「前上巳月來的松、竹、梅、柳四位老爺，你若看見一個，必須與我請進來。」小廝應諾而去，鴛兒也出去了。桂蕊歎曰：「似我紅顏薄命流落青樓，終無了時。酒地花場如坐針氈。前遇暴客遭其凌辱，不是松翠濤關說，幾乎暴露公堂。久欲離此苦海，未得其人。前見梅雪香才貌雙絕情致纏綿，便欲以身相託，但素昧生平實難啟齒，今頂松翠濤大恩亦當結草。我欲出谷遷喬，捨松、梅二人莫屬也。但不知或松或梅，果能如願否？」尋思良久淚落沾襟。菊婢勸解和一番而罷！

過了兩日，梅雪香欲再探蕊消息，獨到銷魂院門首。小廝接著曰：「梅老爺請到裏面。」雪香曰：「你家訟事已平息了？」小廝曰：「已平息了。」雪香曰：「桂姑娘好否？」小廝曰：「好哩，老爺請到院中。」雪香曰：「今日沒有帶得費金，怎好進去？」小廝曰：「是桂姑娘的意思。命我看見老爺，即請到裏面，不消要得甚麼費哩！」雪香甚喜，遂隨小廝向延秋館去。